

民族冲突

和

宗教争端

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

杨灏城 朱克柔 主编

人民出版社

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

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

杨灏城 朱克柔 主编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孙祥秀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朱 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杨灏城等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

ISBN 7—01—002395—6

I. 民…

II. 杨…

III. ①民族问题—研究—世界—中东

②宗教—研究—世界—中东

IV. ①D562②B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2878 号

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

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

MINZU CHONGTU HE ZONGJIAO ZHENGDUAN

杨灏城 朱克柔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875

字数：28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01—002395—6/D·653 定价：16.00 元

序 言

中东地区素有“世界火药桶”之称。除外部因素外，民族和宗教争端是导致这一地区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在这里，居住着三个主体民族——阿拉伯民族、土耳其民族和波斯民族。此外，还有人数和波斯人不相上下的库尔德民族以及许多人数较少的民族，如犹太族、希腊族、科普特族和苏丹南部黑人等等。主体民族信奉同一宗教——伊斯兰教，其他民族有的笃信伊斯兰教，有的则信仰其他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和原始拜物教。伊斯兰教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教派，这两大教派又分为若干支派。逊尼派有哈乃斐学派、马立克学派、沙斐仪学派和罕百里学派之分；什叶派有十二伊玛目派、七伊玛目（伊斯玛仪）派、栽德派之别；而伊斯玛仪派又分为德鲁兹派等若干支派。基督教也教派林立，不仅分成东派教会（即东正教）和西派教会（即天主教），而且两派教会又衍生出许多教义歧异的教派和各自自主的教会。如希腊正教会、科普特教会等属东派教会，马龙派等则归东仪天主教会。

这些民族和教派相互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又多变。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呈多种形态，有的与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差异有关，有的却毫不相关。人们可以注意到：阿以冲突、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之争、埃及的穆斯林和科普特人争端、苏丹南北战争属不同的民族和宗教信仰之争；阿拉伯民族和波斯民族的纠葛、库尔德人和中东三大主体民族的争端属同一信仰的不同民族之争；而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纷争则属同一信仰的同一民族之争。

这些矛盾和冲突的产生原因众多。有的民族之间由于历史或教派的原因，长期不和，积怨甚深；有的虽长期生活在一方土地上，能平安相处，却很少往来，缺乏共同的思想感情；有的属同宗同祖，长期和睦相处，直到近代在殖民主义势力的挑唆下才发生不和、摩擦和冲突。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东地区相继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英法等殖民主义者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无所不用其极，除用武力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外，通常施展分而治之的伎俩。他们肢解属同一民族的地区，将它分割成若干国家，使之相互对立；或大力支持本已流散世界各地的民族移居中东，挑拨他们和当地人民的关系，或空许诺言，答应某个民族独立。同时，他们在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之间，利用不同的宗教信仰或教派分歧，亲一派疏一派，拉一派打一派；或借口保护少数民族，制造民族隔绝；或听任与一国民族有关的母国染指该国民族争端，使之国际化。总之，中东地区的民族与宗教矛盾和冲突几乎无一不是在西方殖民统治时期引发或加深的。

遗憾的是，这些矛盾和冲突并未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中东国家的独立而得到缓解和平息，相反地，有些矛盾和冲突明显加剧了。一些独立后的中东国家，其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受大民族主义思想的驱使，不能平等地对待国内的少数民族。它们不承认不同信仰或同一信仰的少数民族应享有的合法地位和权益，试图将主体民族的语言或宗教强加于其他民族；或不顾少数民族的强力反对，竭力主张和主体民族的母国合并；或死抱着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过时的教派政治体制不放，无视人口日益增长的其他教派的利益。同时，一些少数民族极端分子也从狭隘的民族利益出发，不顾现实，继续要求保持殖民时代一度享有的“传统势力”；或得寸进尺，无视国家利益，不仅要求民族自决权，而且实际追求民族分离权，有的确已分离，单独成立了“共和国”。这一切造成中

东地区的民族和宗教冲突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这些矛盾和冲突固然和大国势力见缝下蛆，称霸世界有关，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东国家借口维护国家或民族利益，也频繁卷入了本地区的民族和宗教争端之中。它们以实现“阿拉伯统一”或“输出伊斯兰革命”为名，以建立“特殊关系”，实施或反对“意诺两斯”为幌子，将国与国之间的基本准则置之脑后，恣意干涉别国内政，颠覆他国政权，致使中东地区动荡不定，民族和宗教冲突愈演愈烈，发展成武装冲突和大规模的内战。这些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例不胜枚举，发人省醒，令人深思。

本书包括12个题目，各题单独成篇，涉及当代中东地区的一些主要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我们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些热门话题作历史的探索，力求在各自的研究题目中提出一些拙见，使本书尽可能富有一些新意。由于各题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难度甚大，加之我们的水平和资料有限，不妥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本书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基金资助项目，作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为主，同时邀请本院西亚非洲所和民族所以及重庆师范大学的几位专家和学者参与写作。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曾得到许多同志的热心关怀和帮助。人民出版社的孙祥秀同志在审稿时提出了许多宝贵和中肯的意见。我们谨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编 者

1995年7月于北京

目 录

1. 阿拉伯人的团结和分裂 杨灏城 (1)
 ——阿拉伯民族的形成及其特征
2. 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看阿
 拉伯国家的合与分 王 彤 (43)
3. 库尔德民族运动与库尔德问题 朱克柔 (83)
4. 两伊冲突的由来与发展 赵伟明 (128)
5. 黎巴嫩内战及其教派冲突的历史根源 赵增泉 (158)
6. 以色列及世界其它各地犹太人的民族认同
 意识 唐裕生 (191)
7.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赵云侠 (219)
8. 巴勒斯坦与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益 王 凤 (248)
9. 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历史联系 赵云侠 (271)
10. 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矛盾 朱克柔 (296)
11. 关于苏丹南方问题 王 彤 (321)
12. 埃及穆斯林和科普特人的纷争 杨灏城 (347)

1

阿拉伯人的团结和分裂

——阿拉伯民族的形成及其特征

由 22 国组成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区域性组织之一，它地处广袤的西亚和北非地区，面积约 1400 万平方公里，人口达 2.3 亿。除毛里塔尼亚、索马里、吉布提、科摩罗入盟较晚，属该组织的边缘国家外，其他 18 国系地道的阿拉伯国家，绝大部分居民是阿拉伯人。

近半个世纪以来，阿拉伯国家面对世界霸权主义的干涉和以色列的扩张，时而同仇敌忾，时而相互对壘，边界武装冲突达 41 起，甚至发生一国侵略和吞并另一国的严重事件。人们不禁要问：阿拉伯人是否同属一个民族？如果是，为何矛盾重重，时而团结，时而分裂？他们最终能实现团结和统一的宿愿吗？阿拉伯和世界各地的学者对这一重大问题已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了颇为有益的剖析，但很少有人从阿拉伯民族的形成及其特征进行

历史的探索。^① 因为这一探索必然会涉及到对阿拉伯团结和统一前景的估量，会触及到对“地方主义”思潮的评析。阿拉伯政治家和学者们对这些敏感问题大多讳莫如深，惟恐误入“禁区”，被指控为“阿拉伯事业的叛徒”。然而，只有追根溯源，廓清这些问题，才能真正了解当今阿拉伯人分与合的原委。

一、蒙昧时期的阿拉伯人尚未形成一个民族

阿拉伯半岛地处亚洲的西南隅，三面环海，北部和肥沃的新月地带接壤。古代，阿拉伯半岛的地域通常指幼发拉底河和亚喀巴湾以南的地区，即既包括现今的阿拉伯半岛，又向北延伸至横

① 关于阿拉伯民族问题，阿拉伯学者莫衷一是，大致有四种意见：其一，世上没有阿拉伯民族，只有伊斯兰民族。里德旺·赛义德称：“阿拉伯人由部落主义过渡到伊斯兰主义，没有经历过作为与众不同的人民或民族阶段”。“阿拉伯化倾向是倾注在实现伊斯兰民族的倾向，而不是倾注在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倾向。”（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和实践》，贝鲁特1980年版，第230—231、229—230页）其二，阿拉伯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文化实体。米里特·布特鲁斯·加利称：“阿拉伯共同体是一个包括所有讲阿拉伯语诸民族的国际文化实体。……泛阿拉伯主义不能抹去这些民族中每一个民族的特征和特点，然而它是所有这些民族共同文化的一部分”。〔米里特·布特鲁斯·加利：《埃及人的觉醒》（Mirret Boutros Ghali, the Egypt Consciousness），《中东季刊》，第32卷，1978年，第70页〕其三，阿拉伯人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民族，如今不是了。沙米尔·阿明称：“阿拉伯世界只是在其短暂的历史时期组成了一个民族。另方面，当阿拉伯世界的部分地区而不是所有地区被阿拉伯化时（如埃及），已构成若干民族，而其他地区尚未达到民族阶段，仍然是种族集团成员（ethnic）的混合物”。〔沙米尔·阿明：《阿拉伯民族——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Samir Amin, The Arab Nation, Nationalism and Class Struggle），伦敦1983年版，第81页〕其四，阿拉伯人是一个民族。绝大多数阿拉伯学者持这一观点。他们在阿拉伯民族形成的时间上意见不一：有的提出远在伊斯兰教产生前的蒙昧时期已形成；有的认为在伊斯兰教产生后一个世纪，新的阿拉伯民族便诞生了；有的强调“这个作为由不同成分融合而成的单一民族，其发展和成熟用了两个世纪”；（穆罕默德·法里德·艾布·哈迪德：《我们的阿拉伯民族》，开罗1961年版，第119页）有的主张：“从文化意义上说，阿拉伯民族的形成时期……是在倭马亚时代”，“回历3世纪，作为人类意义上的阿拉伯民族表述方式已使用。”（阿卜杜·阿齐兹·杜里：《论阿拉伯民族的历史发展》，见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和实践》，第245、251页）

跨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三国的叙利亚沙漠地带。阿拉伯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居民；狭义指蒙昧时期居住在半岛中部和北部、逐水草为生的游牧民，即贝都因人。“阿拉伯”一词在古代闪族语中有幼发拉底河“西部居民”和“沙漠”之意。

阿拉伯学者习惯于把公元 610 年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以前的两个世纪称为“蒙昧时期”。在笃信一神论的穆斯林眼里，崇拜偶像，是对“真正宗教”的无知，属蒙昧的表现。实际上，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当时的阿拉伯半岛已越过蒙昧时代而进入野蛮时代或文明时代。远在公元前 8 世纪，在半岛西南角的也门已相继兴起了赛伯邑（公元前 750～前 115 年）、麦因（公元前 8 世纪～前 3 世纪）、盖特班（公元前 400～前 50 年）、希米叶尔（公元前 115～公元 525 年）四个奴隶制王国。在半岛北部也先后出现了奈伯特（公元前 2 世纪初～公元 106 年）、帕尔米拉（公元前 2 世纪中叶～公元 272 年）、莱赫米（公元 3 世纪末 4 世纪初～632 年）、迦萨尼（约 3 世纪～636 年）四个商业城邦国家。但就半岛绝大部分地区而言，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初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仍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和最普遍的组织形式。由若干近亲或相邻的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已经产生，如泰邑、盖特方、台格利卜三个部落结成了北方部落联盟。虽然部落联盟是部落共同体的最高组织形式，是“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①，可是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在当时并不普遍，况且一些部落为了军事上进攻或防御的需要而暂时结盟，这种联盟是不稳固的。

阿拉伯半岛南北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异甚大，南部以农耕为主，北部以游牧为生。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人被分为南北两部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89 页。

阿拉伯谱系学家根据《旧约·创世纪》的记录，称南阿拉伯人为圣人葛哈唐的后裔，称北阿拉伯人为圣人伊实玛利和阿德南的子孙。^① 伊斯兰教的鼻祖穆罕默德属北阿拉伯人古莱氏族。

南北阿拉伯人直至公元前后几个世纪在许多方面仍有显著差别：

语言上，阿拉伯语属闪含语系闪语族，分成南北两支。南阿拉伯语和北阿拉伯语又分为若干方言。南阿拉伯语与埃塞俄比亚语和阿卡德语比较接近，北阿拉伯语则与希伯来语和奈伯特语较为相似。它们之间差异甚大，尚未统一，即便同操南阿拉伯语，因方言不同，亦难以沟通，直到蒙昧时期麦加等地使用的北阿拉伯语才渐渐成为半岛大部分地区的通用语言。

文字上，南阿拉伯语用木斯奈德文字拼写。木斯奈德文有 29 个字母，只有辅音，没有元音。关于它的起源，尚无定见，有腓尼基文、西奈文和迦南文几种起源说。木斯奈德文的历史可上溯到公元前 8 世纪的赛伯邑王国，公元前后几个世纪一度盛行于阿拉伯半岛，以至北阿拉伯语的一些方言也用它来书写，但文字的形式有新变化和发展。公元 3 世纪起，木斯奈德文渐渐被北方的奈伯特文所取代。奈伯特文得名于奈伯特国。^② 该国居民操北阿拉伯语，借用经过修改的叙利亚阿拉米语的文字来表达，这种新的文字称奈伯特文，是现代阿拉伯文的前身。

宗教信仰，南北两地因自然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宗教信仰也各不相同。南部社会崇拜星宿，对赋予农作物生命的太阳尤为敬重。北部贝都因人大多停留在对自然物的崇拜上，如树

① 相传，伊实玛利为先知亚伯拉罕之妻夏甲所生，后被迫随母迁居麦加，娶当地一女子为妻，生下阿德南等 12 个儿子，故北阿拉伯人又称伊实玛利人或阿德南人。

② 公元前 2 世纪初阿拉伯奈伯特部落在约旦河东岸的皮特拉建立的国家，公元 106 年被罗马帝国歼灭。

木、井泉、山洞、石头等。各部落有自己的神灵，也有几个部落信奉同一神灵。作为泛指的神的安拉是阿拉伯古老的神灵，伊斯兰教产生前至少在麦加已被尊为至高无上的神灵。哈尼夫派^①还模糊地提出了一神论的概念。

南北关系，南北阿拉伯人长期对峙，积怨甚深。北部贝都因人经常袭击和掳掠南部农业区，南部诸王国也不断向北扩张，奴役贝都因人。至于各部落间为争夺牧场和水源而相互厮杀，更习以为常，它们认为掠夺较之创造性的劳动更为容易，更加光荣。部落成员对本部落绝对忠诚，把其他部落成员视为仇敌，一旦俘获他们，或加以杀害，或役为奴隶；每当本部落兄弟遇难时，不问孰是孰非，拔刀相助。俗话说：“不论你的兄弟冤枉了人或自己受冤，都要支持他”。^②这句话是当对社会盛行的血亲复仇习俗的真实写照。部落战争连绵不断，在伊斯兰教产生前的百余年间，有据可查的达1700多次。伯克尔部落和台格利卜部落酣战40年，后因竟是台格利卜部落酋长伤害了伯克尔部落一名妇女的骆驼。^③

总之，伊斯兰教产生前的阿拉伯人，其语言和文字尚未完全统一。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又加深了氏族部落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增强了它们的狭隘性和排它性。南北阿拉伯人的对立和部落战争不仅严重破坏了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且使他们缺乏构成民族必不可少的表现于共同心理的一致性。南部地区的居民长期不认同于阿拉伯人，认为阿拉伯人仅指北部地区的贝都因人。5世纪初，萨巴王国势力扩展到半岛中部，萨巴王除保留原有的称号——萨

① 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半岛的一些人自称哈尼夫派（意即真诚者），已唾弃了陈腐的拜物教，信徒包括先知穆罕默德的从表兄倭马亚和穆罕默德之妻赫底彻的堂兄韦赖盖。

② 哈桑·易卜拉欣·哈桑：《伊斯兰政治、宗教、文化、社会史》，开罗1959年版，第1卷，第65页。

③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阿拉伯人的日子》，开罗1953年版，第142—143页。

巴、左赖丹、哈达拉毛、叶麦拿特之王以外，还缀上陶德和帖哈麦地区贝都因人之王，^①便是明证。此外，南北阿拉伯诸国的疆域窄小，半岛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尚未形成统一的政治局面，所以，蒙昧时期的阿拉伯人尚未从部落发展成民族。

但是，阿拉伯半岛地处要冲，乃古代东西方贸易和东非贸易的必经之地。印度的香料和宝石，中国的茶叶和丝绸，经海上香料之路运至半岛东南角的阿曼；东非的象牙、金子和黑奴从海上穿过曼德海峡运抵也门；甚至两河流域的产品也经陆路运到阿曼。阿曼和也门成了盛极一时的商品集散地。一批批骆驼商队从这里出发，沿着半岛南部和西部，穿越浩瀚的沙漠，把这些货物驮载到地中海沿岸国家，再把当地产品运回。据史料记载，麦加一支商队由 1000 只骆驼组成，一次运载的货物价值 5 万第纳尔。^②这一贸易活动给阿拉伯人带来了希望和生机，决定了半岛的兴衰。许多城镇居民和贝都因人作为中间商或商队头领、向导和护卫，都参与了这一活动，从而增进了他们之间的接触和联系。为了避免常年不断的部落战争和进行必要的商品交换，阿拉伯诸部落在麦加修建了“卡而白”^③，安放各自的神祇，达 360 尊之多，并规定每年有四个月（11 月、12 月、1 月和 7 月）为禁月，其间，各部落停止劫掠和仇杀，到麦加朝觐自己的神祇。各部落利用朝圣季节在这里交换物品和举行诗歌比赛，麦加由之成为圣地和商业、文化中心。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人虽分为南北两部分，但他们的居住地不是固定不变的。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北方部落南迁或

① 阿卜杜·阿齐兹·杜里：《阿拉伯民族的历史形成——关于属性和觉醒的研究》，开罗 1985 年版，第 18 页。

②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4 页。

③ 原系供奉阿拉伯部落神祇的庙宇。呈立方体，几经改建，现长 40 英尺，宽 35 英尺，高 50 英尺，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后，改名为“安拉的归宿地”，故称“天房”。

一些南方部落北移之事时有发生。大批贝都因人陆续迁至也门，创建萨巴国的萨巴部落便来自北方，而在半岛北部建国的莱赫米部落、迦萨尼部落、肯德部落以及居住在叶斯里卜的奥斯和赫兹赖吉部落却来自南方。天长日久，阿拉伯部落的森严壁垒被冲破，它们之间的接触和联系增多了，北阿拉伯人的语言和文字渐渐取代了南阿拉伯人的语言和文字，各部落间不同的文化特征和生活习俗得到交流，英勇豪侠、慷慨忠诚、炫耀血统和宗谱成了他们共同的习性。简言之，到了蒙昧时期，形成阿拉伯民族的一些因素正在半岛内缓慢地形成。

尤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拜占庭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为争夺东西方贸易权展开激烈争斗。前者派商船经红海直抵印度，并于 525 年怂恿埃塞俄比亚阿克松姆王国入据也门，消灭了希米叶尔王国；后者开辟一条自本国经两河流域和叙利亚直达地中海沿岸的商道，并于 575 年帮助希米叶尔王国后裔赶走了埃塞俄比亚人，实际控制了也门地区。两雄争斗，商路改道，加之萨巴王国修建的宏大的马里卜水坝的倒塌，半岛南部灌溉系统因常年失修而遭破坏，这一切使阿拉伯半岛在 6 世纪末 7 世纪初陷入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部落酋长、显贵和商人希冀通过对外扩张，掠夺新的领土，奴役他国人民，谋求度过这场危机。贝都因人和农民也企盼到半岛以外去谋求生路。阿拉伯半岛各地人民渴望结束部落战争，要求统一，从而为伊斯兰教的产生和阿拉伯民族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阿拉伯民族的形成

610 年，属于麦加古莱氏族、年满 40 的穆罕默德宣称：安拉派天使宣告他为安拉的使者，并通过他把“默示”降谕世人。这

些“默示”后来被汇集成册，成为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期望结束半岛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急切愿望在意识形态上的集中反映，对阿拉伯民族的形成和崛起起了重要作用。

伊斯兰教倡导严格的一神崇拜，反对“以物配主”的多神和偶像崇拜。被尊为“安拉的意志”和神人间的“中介”的《古兰经》训诫人们：安拉，“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①具有超自然、超人间的力量，创造了宇宙、天地、人类、黑暗和光明。他有99种美德和99个美名。他至仁至慈，明察秋毫，赏罚分明。凡信道和行善的，来世必将恩报，进入下临诸河的乐园；凡不信安拉和作恶多端的，末日将遭清算，罚入火狱，终生受刑。在阿拉伯语中，“伊斯兰”意即顺从安拉的意志，“穆斯林”是服从安拉意志的人。

伊斯兰教相信穆罕默德如同安拉先前派到人世的亚当、诺亚、亚伯拉罕、摩西、耶稣一样，是安拉的使者和先知。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不是神明，而是凡人，但他是安拉派往人间的最后一位使者，肩负劝导人类弃恶扬善，“皈依正道”的使命，是“众先知的封印，”^②因而是最伟大的使者。《古兰经》召唤世人要无限崇敬和绝对服从这位先知和使者。

伊斯兰教号召人们铲除部落间盛行的血亲复仇、相互残杀的积弊，规定“谁故意杀害一个信士，谁要受火狱的报酬，而永居其中，且受真主的谴怒和弃绝。”^③它提倡信徒团结友爱，鄙弃分裂，称“众信士是兄弟”，“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④伊斯兰教把一切偶像崇拜者及其盟友以及来自半岛外

① 《古兰经》，112：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古兰经》，33：40。

③ 《古兰经》，4：93。

④ 《古兰经》，3：103。

的侵略者视为仇敌，统称他们为“卡菲尔”（即不信教者），令信徒向他们发起“为主道而战”的圣战，并承诺“谁为主道而战，以致杀身成仁，或杀敌致果，我将赏赐谁重大的报酬。”^①《古兰经》还对战利品的分配方式作了具体规定：4/5 归前方将士，1/5 归真主、使者、至亲、孤儿、赤贫和旅客。

穆罕默德在麦加大力宣传伊斯兰教，吸收了一批信徒，但遭到以艾卜·苏福彦为首的统治麦加的古莱氏族的贵族和商人的反对和迫害。622 年，他应叶斯里卜的奥斯和赫兹赖吉部落上层分子的邀请，带领部分信徒迁往那里。叶斯里卜由之改称麦地那（意即先知之城），穆罕默德迁徙之日（622 年 7 月 16 日）成了回历的纪元。

麦地那的居民主要由五个部落组成，除上述两个阿拉伯部落外，还有盖努嘎阿、努代尔、古赖宰三个犹太部落。穆罕默德传教成功，奥斯和赫兹赖吉部落成员纷纷皈依伊斯兰教，这些人被称为“辅士”。而随同穆罕默德迁至麦地那的穆斯林则被称为“迁士”。奥斯和赫兹赖吉部落在历史上长期不和，辅士和迁士间因南北阿拉伯人矛盾而心存芥蒂，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又互不信任。穆罕默德面临的形势复杂而严峻。

穆罕默德遂在麦地那建立“乌玛”（umma）。“乌玛”在阿拉伯语中有民族、社团、一种宗教信仰、日期、身材、表率、独特、道路等多种含义。这里的“乌玛”，意思是社团，而不应理解为“伊斯兰民族”或“安拉的民族”。穆罕默德作为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首先将不同信仰、不同氏族部落的当地居民聚在一起，签订了一份盟约。盟约强调伊斯兰教信徒，不论是迁士或辅士，“互为盟友”，“不准为创伤而复仇。除了受冤屈者以外，谁杀

^① 《古兰经》4：74。

人，谁将赏命。”任何人“不得为异教徒杀害信徒，不得帮助异教徒反对信徒。”^①在穆罕默德的引导下，迁士和辅士开始消除隔阂，承认所有穆斯林，地不分南北，“同属一个社团”，而且以一神教的同一性打破了氏族部落的狭隘性和排它性，以教胞的团结制止了氏族部落间的冲突和仇杀，以地缘关系取代了血缘关系，这不啻是一大飞跃。尽管麦地那乌玛的穆斯林仅占半岛阿拉伯人的极少一部分，但这是阿拉伯人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起点。不仅如此，盟约还宣布“古莱氏族和叶斯里卜的信徒和穆斯林”与“那些服从和依附于他们并与他们并肩作战”的犹太教徒亦“同属一个社团。”“社团成员间发生令人担忧的祸害事件和纠纷，都应提交安拉及其使者”^②处置。这一决定意义重大。乌玛虽保留了麦地那原有的不同种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氏族部落，但社会结构发生了质变，各氏族部落必须真心实意地忠于乌玛，而不是仅仅效忠于各自的氏族部落，它们必须绝对服从《古兰经》赋予绝对权威、凌驾于氏族部落之上、行使仲裁权的穆罕默德，而不是各自的氏族族长和部落酋长，从而使彼此交恶的氏族部落在乌玛内平安相处。犹太人只要服从穆罕默德，也“可获得支持，享受同等待遇，不受冤，不受气。”^③这一切在半岛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乌玛为统一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麦地那的犹太人不久被排除在乌玛之外，乌玛成了单一的穆斯林社团（又称安拉的社团），但乌玛的国家雏形性质不变。

632年穆罕默德去世，阿拉伯半岛基本统一。四大哈里发（632～661）和倭马亚王朝统治时期（661～750），穷兵黩武，向外扩

① 哈桑·易卜拉欣·哈桑：《伊斯兰政治、宗教、文化、社会史》第1卷，第101—102页。

② 同上书，第101—102页。

③ 同上书，第101页。